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一

同治六年。丁卯。十月。甲申。署伊犂將軍榮全奏竊奴才於七月二十一日來至鈄米。是日晚間。即在庫必那圖爾住所。彼此問過寒溫。面述奴才復往俄國來意。據該俄官聲稱。將軍如此長途。始抵本處。於明日再行商辦一切。次日該俄官來至奴才駐居。隨向庫必那圖爾面議此次奴才所辦各事。並與該俄官咨行公文一件。正在會辦之間。分駐哈勒塔拉總管瓦強阿由該處欲往科布多等處謁見奴才。聽聞奴才已抵鈄米。即往寓所面告。哈勒塔拉庫庫烏蘇等處所種田苗。仰賴我

皇上洪福。俱已豐收。果能由俄國起行。除還過俄國籽種外。途次行糧。足敷食用等語。奴才即行面告棍噶扎勒參由烏隴古河起行。前往巴克圖等處迎接爾等。該員聽聞至此。叩首歡欣。聲稱如欲由雅爾玉爾前往。不惟徑捷路近。且諸多便易。奴才並將差員前往阿里瑪圖等處查辦伊等起行事件。均已述及。該員總管瓦強阿叩首感謝。次日接准庫必那圖爾來文內稱將軍來文。聲言收攬索倫等眾。清算一切帳目。差員前往各處偵探稽查。惟前我國散放中國避出之人。一切帳目。業已行文咨調。不日該局等處呈稟前來。與將軍呈報覈算。不致有錯。格根判嚼前往巴克圖等

處。迎接中國人衆。查巴克圖等處。現係我國之地。已派官兵在彼防堵。齋桑淖爾。亦係我國之地。亦有兵隊堵禦。且拜精格特等衆哈薩克。俱已歸降我國。此次喀罕格根遂次。萬不可滋擾等因。奴才伏思巴克圖卡倫。距塔爾巴哈台不過二十餘里。齋桑淖爾。亦係我查卡必由之路。拜精格特哈薩克等衆。原係從逆之人。自塔垣失守後。該俄人恣意侵占。收攬逆衆。今奴才現與該俄官等會辦如此大事。如欲爭辯。必致諸多刁難。奴才愚昧之見。克復伊犁後。再行緩辦侵占地土之事。即將俄人來文事理。與提督扎勒參備細咨行公文一件。並詳細致函一封。總以現辦之事為重。

不可因小失大。又面諭佐領鄂勒壁圖見棍噶扎拉參面述。即差總管瓦强阿無分晝夜。趕往哈勒塔拉。速赴庫庫烏蘇等處。與索倫部落領隊大臣致文。並傳集該領隊大臣官員等集至哈勒塔拉。等候 奴才處差派章京薩碧屯等會商面議起行之事。奴才駐居斜米。與該俄官清算帳目。一俟差往各員如何查辦各情。稟報前來。其時悉心斟酌。隨機籌畫。再行備細奏
聞。
御批。該衙門議奏。片併發。
榮全又奏。正封摺間。該庫必那圖爾差員來請。奴才即往伊

之住窩。該俄官言說。日昨烏爾加兒等處。報稱你處察罕格根。將歸降我處拜精格特哈薩克游牧牲畜搶奪。戕害人命等語。 晉卿向該俄官言說。察罕格根搶奪拜精格特等眾。我實不知。惟查我們察罕格根。前因迎接避至貴國人眾。所趕牲畜過多。哈薩克等素本犬羊成性。誠恐瞥見所趕牲畜。影眾搶奪。我處官兵。趕護此項牲畜。彼此爭奪。難免互相傷人。因此起見。亦未可定。且自逆回變亂以來。各處哈薩克就事貪利。幫助逆回。處處搶奪。傷害軍民。不可勝數。塔爾巴哈台城垣。兵單失守。年餘之久。助逆拜精格特哈薩克等。凡有和好鄰邦。均當痛恨。即如收攬此項

人衆。亦當即早咨行我國。我等傳給帶兵各大員。並曉諭就近各部落人衆。其時均皆知悉。從逆哈薩克歸降爾國。斷不致互相滋擾。譬如貴國之人。行抵我處。不惟不能相欺。即以鄰邦和好相待。前本署將軍來此之時。即向庫必那圖爾討要車牌一張。差員速往塔爾巴哈台等處致文彈壓。因貴處數日內未能速與此牌。弗能起行。又不知搶奪之地。究在何處。該庫必那圖爾不能指出地名。即聲言速將貴處前派之官。趕往該處。查辦此事。伏思塔垣失守後。該哈薩克定將就近之地侵占遊牧。大抵棍噶扎勒參帶領官兵。趕護牲畜。行抵塔城。就近該哈薩克等先習木

除。前往搶奪。該兵丁等不捨。互相爭奪。以致戕傷人命。實難豫保。今芬復與棍噶扎勒參詳細備文致函。令其向東退居。萬不可令俄人占理。小心看守牲畜。芬趕辦宗倫等眾起行各事。並屬佐領鄂勒璧周面告棍噶扎勒參嚴管屬下。再不可滋釀別端。芬亦面屬庫必那圖爾。將拜精格特等收赴該處之境。嚴諭該哈薩克等不可越界搶奪。致免事端以敦和好。

御批。覽。

丙戌。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九月初九日。洋將日意格帶同洋員洋匠十二人。女眷四口。幼孩一口。乘輪

船駛至馬尾。其機器各件。據稱兩月一起。分作三起。由夾板船裝運來閩。以後陸續可到。至所有船槽鐵廠一應如何興造之處。俟其詳晰具禀。再行隨時奏

聞。理合先將洋將到閩日期。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臣英桂閩浙總督臣吳棠福建巡撫臣李福泰合詞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六年十月初七日。准軍機處鈔交署伊犂將軍榮全具奏。現抵斜米。與俄官議辦收攬索倫人眾一摺。又具奏歸降俄國哈薩克滋生

事端。妥為籌辦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片併發。欽此。臣等伏查前因棍噶扎勒參商辦勦
除哈薩克。請為照會俄使等因。當即據情照會。令其轉咨
該國邊界官。將逃往俄境之哈薩克逐出。並奏請
飭下西路統兵大臣。分別勦撫。妥為籌辦。並欽奉
諭旨。飭令麟興等詳查勦撫機宜。不可鹵莽從事等因。欽遵各在
案。臣等查前次照會。所以令其將滋事之哈薩克逐出者。
因棍噶扎勒參聲稱。該匪等係塔爾巴哈台起事正賊。而
摺內所以詳陳勦撫兼施者。實有見於哈薩克種類不齊。
不得不分別辦理。免致俄人藉口籠絡。溯查承平之時。哈

薩克人眾。有屬中國者。有屬俄國者。並有陽奉陰違。向背無定者。然兩界相安。尚不敢公然竄越滋擾。今則良莠不分。往往來中國多事。叛逆羣起。有由中國逃避俄國者。即有由俄國越入中國者。大概意存搶掠。絕少善良。惟此種醜類。急攻則去。稍緩復來。甚至以俄國為護符。或剿或撫。均非易易。此次榮全奏指情形。大抵謂歸降俄國之哈薩克越境搶奪。被中國官兵傷斃。與棍噶扎勒參前奏中國滋事之哈薩克逃往俄國。飭令交出情形。微有不符。若再據情空言照會。彼轉得藉口前後兩歧。臣等再四圖維。此項哈薩克。既不便坐實為中國逃人。亦不能指定為俄國

降眾。止有執定條約。與之層層辯駁。庶令其無可狡賴。查俄國續約第八條。內載俄羅斯國人逃往中國內地。中國官照依領事官行文。查找送回。如中國人逃往俄羅斯國內地。該地方官亦當照此辦理。又載若有殺人搶奪等重案。查明係何國人犯。即送交本國按律治罪各等語。現在滋事之哈薩克。如係向屬中國者。即應照約送回。如係向屬俄國者。即應禁其越界。如此措詞。與前次照會既不致參差。而於俄國亦不至決裂。即使俄國不肯直認收降納叛。將哈薩克送回。而亦應將此滋事之人。由該國嚴加約束。嗣後如再有越界侵擾之案。我即有辭。總之哈薩克既

無論依附何國。總以兩國交界為斷。如果在中國內地搶
掠。自可由中國驅逐。俄國均無從袒護。惟不可越境窮追。
致開邊釁。除由臣等再行照會俄使外。應仍請
旨飭下麟興榮全李雲麟等轉飭棍噶扎勒參查照臣衙門照會
俄使各節。及前次欽奉
諭旨。審度情形。妥實籌辦。固不可一味優容。亦不可多生枝節。至
所稱齋桑淖爾等處。雖經分界大臣會同該國使臣勘分。
尚未建立界牌鄂博。該署將軍榮全擬於克復伊犁後。再
行緩辦。自因此刻軍務倥傯。未遑兼顧。應即責令榮全將
收撫難民一事妥速辦結。以便次第恢復西陲。嚴防界址。

勿使俄人得步進步。致令侵占愈多。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因統帶塔爾巴哈台官兵呼圖克圖根帶兵西進。迎接難民。有哈薩克擁眾來犯。當即帶兵擊散。均已奔往俄境。咨請照會俄國住京大臣。轉飭邊界官。將哈薩克全行逐出。以便勦辦等因。當經本王大臣據情照會責大臣查照在案。茲復據署伊犂將軍榮咨報。碌罕格根現因迎接避難人眾。所趕牲畜過多。哈薩克遂將所趕牲畜影眾搶奪。我處官兵趕護牲畜。彼此爭奪。互相傷人。且自

伊犁逆回變亂以來。各處哈薩克助回搶奪。傷害軍民。不可勝數。凡有和好鄰邦。均當痛恨。已屬庫必那圖爾嚴諭哈薩克等。不可越界搶奪等因。咨請嚴辦前來。本王大臣查續約第八條。內載俄羅斯國人私住中國人家。或逃往中國內地。中國官員照依領事官行文。查找送回。中國人在俄羅斯國內地。或私住。或逃往。該地方官亦當照此辦理。又載若有殺人搶奪等重案。查明係俄羅斯國人犯者。將該犯送交本國。按律治罪。係中國人犯者。或在犯事地方。或在別處。俱聽中國按律治罪等語。此項哈薩克。是否中國逃人。抑係貴國收攬之眾。無從深辨。惟一經越界。均

應照約辦理。前次照會貴大臣。希將該哈薩克逐出。即和約內查找送回之意。該哈薩克等。如係中國逃人。貴國自應送交中國。按律治罪。若該哈薩克為貴國所舊有。則貴國應嚴加約束。毋任越界滋事。儻聽其出沒無常。名為貴國所收攬。而實則越入中國地方。肆行搶掠。中國帶兵官應仍照中國叛民剿辦。方與條約相符。相應照會貴大臣。轉咨固畢爾那托爾。顧念兩國和好之誼。將此項滋事之哈薩克。逐細查明。其為中國逃人。希即照送交治罪之法辦理。若為貴國屬民。應即禁其越界滋擾。以清邊界而重和約。是為至要。

恭親王等又奏。再正封摺間。臣衙門續接俄使照覆。內稱呼圖克圖格根擊敗之哈薩克逃往俄境一事。尚未接到文報。如有其事。該督自必設法阻止。但望官兵追擊之時。不得仍前越界。如有緊急。必先行知俄官。始免滋事。否則奔竄之哈薩克。必又誆附近他部之哈薩克。不免生心暗助等語。臣等查前次棍噶扎勒參所奏。塔爾巴哈台起事之哈薩克。均已逃往俄境情由。臣衙門照會俄使。轉飭遂出勒辦等因。其為未經越界可知。即此次榮全所奏。碌罕格根。因迎接避難人眾。所趕牲畜。被哈薩克夥眾搶奪。互相傷人。此次哈薩克雖已逃附俄國。而因搶奪殺傷。其咎

不在官兵。而仍在哈薩克。此事經俄官與榮全互相辯詰。該俄官亦不能指實搶奪之地。其非越界追勦。亦可概見。此次俄使照會內稱。不可仍前越界一語。似係另有所指。並非就此事而言。至所稱奔竄之哈薩克。雖誘附近他部之哈薩克。生心暗助等語。雖為勢所必至。然既在俄境。自應由俄國妥為約束。若仍聽其互相句結。擾亂邊疆。在俄國責有難辭。而中國亦更有詞相詰。是以臣等續給照覆內稱中國官兵。若在俄國境內。迎接難民。遇有哈薩克搶掠情事。妥為保護。其棍噶扎勒參安撫難民處所。俄國不得任令哈薩克越界滋擾等因。俾知哈薩克不能恃俄國

為護符。俄國亦不得縱哈薩克為寇患。則其陰謀詭計。概
無所容。此後如因哈薩克一事借端饒舌。臣等惟有執定
條約。與之辯論。

御批。依議。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前來。當將譯出俄文。轉咨西
悉畢爾總督辦理。呼圖克圖格根擊敗之哈薩克逃往俄
境一事。本大臣尚未接到文報。如有其事。該督自必設法
阻其滋害。但望
貴國官兵追擊之時。不得仍前越界。如有緊急。必先行知俄

國界官。始免滋事。致啟斛詰。否則奔竄之哈薩克。必又詎誘附近他部之哈薩克。雖其事與彼無干。而因同類之親。不免生心暗助。儻若光景至此。該處原已不靖。更加多故益致不安。貴王大臣想亦知之熟矣。相應照覆。希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接貴大臣照會。內稱呼圖克圖擊敗哈薩克逃往俄境一事。尚未接到文報。如有其事。自必設法阻止。但望官兵追擊之時。不得仍前越界等語。本王大臣查前因滋事之哈薩克。越境逃避。照會貴大臣。轉飭邊界官逐

山勒媽。嗣以此項哈薩克。是否中國逃人。抑係貴國舊有
之眾。本王大臣無由查悉。是以復經照會貴大臣查照條
約分別辦理。凡此皆與貴大臣照會內不得越界之意相
合。惟中國官兵。無故固不得私行越界。若因收攬難民。道
經貴國。似非無故越界。如於收攬難民之時。遇有哈薩克
搶掠情事。自不能不力為抵禦。儻貴國官員。能於該難民
經過時。妥為保護。並於中國安撫難民地方。不令哈薩克
越界滋擾。不獨免生事端。且兩界均可以相安。是尤本王
大臣所深願也。

乙未。福建臺灣鎮總兵官劉明燈奏。合眾國商船。至鳳山

洋面。遭風上岸。被傀儡山生番戕害一案。業經奴才會同道臣吳大廷。將先後辦理情形據實詳細密陳。嗣又會同道臣吳大廷。督令臺灣府移飭南路營縣。責成選派屯弁屯丁兵丁多名。直赴瑯𤩝附近地方。擇要駐紮。懸立重賞。乘間密拏。原冀購得兇番數名。以謝洋人。俾免口實。奴才等身任地方。斷不敢輕聽營縣藉口諉延。自取咎戾。乃六月十七日。接住廈合眾國李領事照會。於五月十二日並未知照地方官輕進被挫之事。避諱不言。於奴才等節次照覆。遍派文武會同營縣。設法拏辦之文。亦無一字提及。獨摘奴才等先於五月初二日照覆婉勸之語。紛紛詰難。語多恫喝。

殊不可解。大該處山海危險。兼係番地。又值風汛不時。以合眾國之強悍。大輪船之便捷。五月十二日之往。李領事至今諱莫如深。是督與道臣吳大廷前此委婉勸諭者。要之非拒之也。顧經委婉勸慰。原冀悅服其心。仍復相機妥辦。以期了結此案。始終未敢推諉。特以界處南洋。比時既非進兵之時。該處又非用眾之地。番性狡詐。可智取不可力爭。萬一辦理失宜。致如李領事等之輕進受挫。不但無以謝絕洋人。亦恐有乖

國體。督與道臣吳大廷時常接見。未嘗不於此事反覆籌維。

思得當以報。以冀綏靖海疆。藉慰

宸廑。現已會商道臣定期八月十三日。赴南關營伍之便。會同前
署總兵降調北路協副將曾元福馳赴瑯𤩝相機妥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申。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據日意格稟稱。去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由香港西旋。十二月二十七日抵國。
即日向該國水師兵部尚書。稟明中國委造輪船情由。該
尚書以未奉
天朝
諭旨。令該洋將暫緩雇工。一面行文該國留住香港之水師提督
確查。五月初四日。該提督覆稱。此事已奉

命旨。並

簡派大臣督辦。且以該洋將並德克碑等致勞中國有年。此次創造輪船。尤裨實用等語。該國尚書乃許雇定工匠。七月二十日。該洋將卽乘輪船起程。九月初九日。抵福州馬尾。前約往返以六箇月為期。現逾原限。實因展轉行查所致。並非無故稽延。至原約採辦各廠器具及輪機洋鐵等項。共重九百八十七噸。今多備一十餘噸。所有價銀。以及包紮保險。尚屬敷用。惟水脚不敷。船中所用星宿盤量天尺水氣表之類。亦已購齊。該洋將先於六月十四日。派夾板船一號。由該國載船廠器具。並鐵二百五十餘噸。八月十八

日。又派夾板船一號。載鐵廠一半器具。並鐵二百五十餘噸。十月初。又派夾板船一號。載鐵廠一半器具。並輪機兩副。尚有輪機兩副。十二月初亦可開船。惟夾板之捷不及輪船。每次約須五箇月為期。鐵船槽長三十丈。闊十五丈。可以進修二千五百噸之輪船。工匠原約共三十七人。現由該洋將帶來匠首五。匠人七。另有醫官一。總監工一。看鐵監工一。駕船教習一。下月可到。餘則皆於明年正月。由德克碑帶來。又稱本年六月二十四日。經該國主傳詢中國造船情形。諭令用心辦理。旋飭該國各部行文留任香港之水師提督。隨事照料各等情。據此。臣維該洋將此次

遠涉數萬里風濤。購器募工。均已就緒。現在征衣甫卸。即躬督中外工匠。日在船塢。將應辦工程妥速布置。一面趕造船身。以便輪機到時。即可配製。洵屬踴躍從公。深堪嘉尚。除將日意格原稟。鈔呈軍機處總理衙門。備查外。謹將所有購器雇工詳悉情形。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臣英桂。閩浙總督臣吳棠福建巡撫臣李福泰。合詞具奏。

沈葆楨又奏。竊惟爲政在人。古有明訓。事關創始。尤藉羣策羣力以相與有成。况駑鈍如臣。若非廣益集思。何以上承

朝廷付畀之重。前者渥荷
天恩。以署藩司周開錫補用道胡光墉交臣差遣。良以周開錫器
局宏敞。志慮忠純。且藩司為度支總匯衙門。呼應較捷。胡
光墉素為洋人所信。才具優長。內外兼資。俾臣得所藉手。
是以左宗棠與臣會商。派周開錫。胡光墉為提調。又奏請
以廣東補用道葉文瀾等。一併交臣差遣。得
旨允行。知
朝廷所以為船政計者。至深且遠。臣方幸協力同心。眾擎易
舉。乃督臣吳棠到後。晤將軍臣英桂。即有船政未必成。雖
成亦何益之語。嘗以總理衙門公信示臣。謂臣曰。此慮我

等用錢失當也。臣逐加披閱。止屬將所辦情形函致。並無涉及惜費一語。臣知督臣胸有成見。然尚冀各行其是。彼此兩不相妨。詎意周開錫為匿名揭帖所牽涉。督臣吳棠明知其誣。以業經病痊之員。諭令續假。另委藩司。葉文瀾為訟棍陳永祿所翻控。督臣吳棠明知其誣。以業經咨結之案。任聽狡展。致滋拖累。周開錫為各員領袖。且甚有功於閩省。葉文瀾亦於諸紳中工程較熟。官職較崇。當局者先懷潔身之思。共事者遂有波及之懼。胡光墉在浙。堅辭提調。屢展行期。難保非憂讒畏譏之情。致有觀望徘徊之意。伏惟

國家之任事以人。人之慮事以心。若人人自危。將事事皆廢。
聖主至誠所感。洋將效順。日意格自入閩以來。殫精竭思。孜孜焉
如治其家事。如能和衷共濟。臣當決其有成。儻人各有心。
不特事廢半途。抑將為遠人所笑。且船政之設。雖由總理
衙門王大臣及左宗棠奏請。而自强之道。實斷自
宸衷。為臣子者。宜如何激發天良。以副
宵旰勤求之望。臣官非言責。分屬部民。苟非船政所關。雖桑梓情
殷。斷不敢妄參末議。至船政係臣專責。死生以之。與其終
誤
國家。百身莫贖。何如傾竭愚憨。以自鳴於

君父之前。合無仰懇

天恩。諄諭周開錫終始其事。專意從公。毋畏浮言。輒萌退志。

飭督撫臣將葉文瀾被控之案。秉公斷結。並

飭下浙江巡撫。催胡光墉即日前來。俾臣獲收指臂之助。不勝激

切待命之至。

沈葆楨又奏。伏讀本年八月二十日

上諭。吳棠奏甄別知府請旨革職等語。等因欽此。是時李慶霖正

隨臣課督廠工。欽奉前因。理應飭即交卸經手事件。以便

具報起程。俾免逗遛之咎。惟閱原參摺內稱李慶霖到任

未久。即夤為通商局員。又兼為船政局員。督臣所謂趨承

者。當即指此。查李慶霖以咸豐年間入通商局。至今十有
餘年。自船政興。左宗棠以其熟悉洋情。委辦購地設廠等
事。去年十二月。部咨飭赴延平府新任。復經兼署督臣英
桂。護撫臣周開錫以通商船政。均極緊要。接辦乏人。會商
奏調來省。是其入局之始。皆在延平府未到任以前。此後
則為地擇人。藉資熟手。何得以奏調有案。責其夤緣。縱使
李慶霖極善趨承。豈左宗棠英桂周開錫等均甘受其籠
絡。且延平府地方安靜。通商局事之掣肘。均在
聖明洞鑒之中。豈善於趨承者。轉舍所甘而就所苦。又原摺內稱
其在船政局。則向督臣言該局紳董主持。委員無權。又言

洋人日意格不知何日能來。督臣所謂巧猾者。當即指此。查臣原係本省紳士。船政為臣專責。臣自當一力主持。至日意格之來。本難定期。縱有此言。亦非取巧。乃臣面詰李慶霖。則據稱謁撫臣時。曾問及船政。謹陳大概情形。至謁督臣時。從未垂詢。何由妄對。臣未任船政以前。與李慶霖向無一面之識。其先後入局。則左宗棠奏明周開錫所委。臣無所用其迴護。地方官之賢否。非臣所能周知。封疆大吏之黜陟。尤非臣所得干預。督臣勒令回籍之請。原以豫杜留局之階。臣且自處危疑。何敢更存偏袒。惟船政濟否。關繫匪輕。人無卻顧之心。而後事有告成之日。李慶霖在

局裏辦。已有年餘。勞瘁不辭。並無劣蹟。若聽其負屈以去。此後何以用人。臣顧惜身家坐視事之頹廢。不特終蹈罪戾。即此心何以上對

朝廷。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船政需人。准將李慶霖留局差遣。如能著有成效。由臣奏請開復。儻始勤終怠。即當奏請加等治罪。斷不敢稍事

優容。

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洋將購器募工。均已就緒。並請令周開錫始終其事。留李慶霖差遣各摺片。洋將日意格回國採辦器具。俱已齊備。並雇覓工匠人等。十月後可陸續到閩。即著沈葆

楨。會同英桂李福泰。督飭局員。及該洋將等。將應辦工程妥速布置。一面趕造船身。輪機到時。即可配製。前署藩司周開錫道員胡光墉前經左宗棠等奏派充局員。並據左宗棠奏稱但願謹守條約。可望有成。是左宗棠於船政一事。責成該員等。確有把握。著沈葆楨。傳知周開錫專意從公。毋得畏難退阻。並著馬新貽迅催胡光墉。剋期赴閩。以資差委。道員葉文瀾。現在已否到局。該員前有被控之案。著英桂李福泰。速為秉公斷結。知府李慶霖。前經吳棠奏參革職。勒令回籍。茲據沈葆楨奏稱該員在局襄辦有年。尚無劣蹟。著准其暫留船政局差遣。儻復始勤終怠。即著沈葆楨據實參撤。無稍迴護。所有船政一切事宜。著

英桂等俟吴棠接任後。詳細商搉和衷辦理。
甲辰。陝甘總督左宗棠奏。九月二十一日。臣於臨潼營次。
欽奉寄
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請飭濱海沿江通商口
岸地方將軍督撫大臣。各抒所見一摺。等因欽此。竊維洋務關
鍵。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總理衙門攬其全局。臣於海疆
止歷閩浙兩省。僅與海口領事稅務司交涉。事務簡少。未
覩其全。西行以後。距閩浙太遠。又吴棠到任後。務求反臣
所為。專聽劣員慫慂。凡臣所進之人才。所用之將弁。無不
紛紛求去。所籌之餉需。所練之水陸兵勇。竊擬為一日之

備者。舉不可復按矣。臣以吳崇寧清河時。曾得時譽。意其為羣小蒙蔽所致。即寄書規之。吳崇雖仍以蕭規曹隨見復。而時移勢易。廢緒難尋。是閩浙現在應籌之事。臣未能遙揣也。船局一事。蒙

皇上天恩。交沈葆楨經理。事有專司。沈葆楨自能體察情形。據實具奏。臣亦無庸瀆陳。敬繹

諭旨。飭令通盤籌畫。則耿耿愚衷。有不能不為我

皇上敬陳之者。夷務之興。其始由於中國不悉夷情。而操之太蹙。疑之太深。遂致決裂不可收拾。迨庚申之變。則寇深禍迫。不能不暫與羈縻。立約之初。原冀乘此間暇。急謀自強。以

待事機之將。乃髮逆之禍甫鋪。回捻之禍復熾。各處匯盜肆起。游勇充斥。解兵洗甲。未卜何年。而人才彫耗。財力殫竭。更甚於數年以前。於此而謂彼如決裂。我有以待之。不知則將安出。此次修約。但能就現成之局。乃與羈縻。不能禁其多方要挾也明矣。竊維各國爭執之事。約有兩端。一為伊國公事。如入

覲。遣使傳教是也。一為伊國商人之事。如信綫。鐵路。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請減新關洋税是也。臣承准總理衙門咨緘。謹就見聞所及。悉衷所臆度。一一緘覆。附具說帖。聊備採擇。事關至大。臣閱歷素淺。不敢自以為是。徑瀆

宸聰。所有遵

旨密陳緣由。謹據實馳奏。

左宗棠說帖

下議請

覲。自古帝王不能脅外國而臣之。於是有均敵之國。既許其均敵矣。自不必以中國禮法苛之。强其從我。泰西各國。與中國遠隔重洋。本非屬國。康熙中官書。曾有英圭黎來朝之事。見圖書集成。書卽英吉利。圭者字之訛。黎者音之訛也。其儀節不可考。厥後各國止有商人往來中國。間或因而請

安。並不知中國有朝聘之禮。至嘉慶中。英吉利思結好於中國。始

遣使臣入

覲。當時接待大臣。故以快車載使臣。頗簸特甚。比

仁宗御殿。兩使臣因困頓不能成禮。致干

天怒。嗣

命大臣松筠護送。由廣東番舶遣歸。松筠於途間疊奉

諭旨。加意防維。

聖慮蓋已洞矚幾先矣。英人釁端。實伏於此。特其時

皇威遐暢。彼夷亦未審中國虛實。故不敢妄逞耳。茲當修約屆期。

必首以此事相瀆。其必不遵行拜跪儀節。自在意中。恐以

為泰西諸國。君臣之禮本極簡略。嘗於無意中。詢知島人

見其國主。實無拜跪之事。今既不能阻其入
覲。而必令使臣行拜跪禮。使臣未必遵依。卽能如來諭酌中定制。
似亦於義無取。竊思彼以見其國主之禮入
覲。在彼所爭者。中外均敵。不甘以屬國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
其所請。記曰。禮從宜。使從俗。古人已言之矣。惟呈遞國書
儀節。須豫為商榷。或由使臣面遞
御前大臣。大臣代為呈進。其國書必先譯出。然後可允其上呈。
此為使臣呈遞國書。將其國主之命。特允行其國君臣之
禮。除呈遞國書外。自無須請
覲。若欲請

覲。仍照中國行拜跪禮乃可。庶豫杜其後此煩瀆也。

一曰議遣使。外國於中國山川政事土俗人情。靡不留心諮考。而我顧茫然。住京公使。恣意橫行。而我不能加以詰責。正賴遣使一節。以詗各國之情偽。而戢公使之專橫。尊慮遠隔重洋。擇使既難。籌費不易。自是目今實在情形。惟思自海禁大開以來。江浙福建廣東沿海士商。經歷各海國者。實不乏人。其中亦有通曉各國語言文字者。除廣東人情浮偽喜事。不宜輕用外。其閩浙兩省。堪膺斯選者尚多。惟責成各督撫。及總理船政大臣。精爲訪擇。必有可應命者。此項人才。以遊歷爲名。搭坐各國輪船。所費亦少。其使

臣則五年一派。即從此項人才內挑派。假使持節。如彼時輪船局學藝已成。自能駕駛。無須搭雇外國輪船。則所費亦無多也。

一議銅綫鐵路。信綫一事。前年宗棠在福建時。法國美里登即以為請。宗棠面加辯駁。大意謂安設地方。或妨民間出入。或近田疇。或近墳墓。必非民情所願。民人拆毀。牲畜撞損。必有之事。官司萬難禁制。且爾意不過為貿易爭先起見。不知一商因信綫置貨卸貨。各商即從而做之。彼此齊同置貨卸貨。究竟不能獨得便宜。於商無益。徒招民怨。伊無可言。但求給價。其事遂止。至鐵路原因火輪車而設。

外國造鐵路抽火車之稅。利歸國家。我無火車。顧安用此。應賀時七不可之說。此間未曾見過。如復議及。自可據以駁之。大抵西洋各國。爭新鬭奇。因以為利。我如立意不行。或以民情不便。或以事多窒礙為詞。彼亦不能強也。

一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此皆洋商慫慂所致。若允其請。則中國奸商均附洋人。與局卡為難。影射偷漏。釐稅因而減少。船商行戶。因而失業。所關非細。伊以輪船多用華人為詞。豈知所養活者。僅止傭工趁食粗人。其船商行戶等。因而失業者。不知凡幾。修約時以此折之。仍須如船商行戶自行內禁之法。地方官訪辦勾引華民。兩者相輔

而行。庶能有濟。

一、議販鹽挖煤。洋船拖帶鹽船。大為鹽務之害。如按照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申明禁例。彼必不能力爭。又以中國自不能禁。不爭亦得耳。此事似宜責成鹽販船行。設法查禁。洋人挖煤。實則開礦。其言挖煤託詞耳。將來開礦一事。亦必議及。如准其租山。則變成夷業。年月久暫。殊難豫定。必滋事端。此條與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當以中國商情民情斷難允從。官司不能禁阻之。

一、議開拓傳教。外國行教之人。中有清修好善者。如喇嘛之有黃教。有邪僻為非者。如喇嘛之有紅教。上年朝鮮擒

兵時。據日意格說。係由英人慫慂云。朝鮮有金山銀山可開。不過藉殺行教之人為釁端耳。法國公使。曾奏其國主。請示應否加兵。國主答以應察明教師有無邪僻為非情事。再定行止。亦疑行教之人啟釁。察看情形。法國之待教師。與中國之待喇嘛同。似非專以行教為陰謀。宗棠去閩時。日意格德克碑走送至船。猶告以來時勿帶教士。伊極口連稱斷不敢。蓋亦明知彼教之見惡於中國也。若遇有中國民人與教士搆釁之事。中國能持原議。與之爭論。彼亦不能橫生枝節。至潛移默化。如尊論不禁之禁。則全在地方官之賢者。為士民扶持正氣。乃能漸睹成效。非一時

所可厭棄。觀天主耶穌之教。自利瑪竇等入中國。至今三百餘年。根株不能淨絕。可知塞源拔本之難。惟不令教民得恃為護符。遇有教士干涉公事。袒庇教民。則地方士民公同排斥。官從而維持之。尚可隨時補救。

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錦丕勒多爾濟奏。竊努等前因唐努烏梁海總管鄂勒哲依扎齊爾呈報。霍呢音達巴罕界牌內烏克果勒地方。突有俄人三十餘名。意欲蓋房種地。善言勸阻。置若罔聞。該總管等無由遣回。請示遵行等因前來。努等當將各情具奏。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辦在案。旋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本衙門當

即據情照會俄使。迅即行文該國西悉畢爾。務將此項人衆趕緊收回。並咨奴才等速將烏克果勒地方查明。繪圖貼說。以備查覈。奴才等轉飭唐努烏梁海總管繪圖貼說。迅速呈報去訖。復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文。後粘鈔錄給俄使兩次照會共二件。俄使照覆一件。其俄使照覆內稱已行知該國東悉畢爾。飭屬辦理。並劄飭庫倫領事官就近查明。又稱奴才等未能按照北京和約。先行咨知該管邊界官會商。或領事官就近查辦。該俄使不勝可惜。抑或另有別項情勢。亦未可知等語。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第二次給俄使照會內開。奴才等請飭照會轉飭查辦。亦屬萬不得

已之情。或因事出意外。非由任京公使秉公轉飭查辦。未必遽肯撤回。是以報由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照會辦理。以期妥速。亦未可知等因照會訖。又咨 癸等查明有無別項情事。並按照北京和約。就近會辦咨覆前來。癸等詳查由烏里雅蘇台至俄國邊界。中隔烏梁海遊牧及庫倫所屬舊立界牌。今俄人擅入之烏克果勒地方。係在霍呢音達巴罕內。約在西南兩臺。其霍呢音達巴罕即沙賓達巴罕東之第三處界牌。均係庫倫所管舊立界牌。由烏里雅蘇台若與俄官會辦事件。非由唐努烏梁海。無路可通。而唐努烏梁海向不安設臺站。何能與該俄官會辦。再查俄

使照覆內稱。伊行文該國領事官則曰札。至奴才等行文該
國邊界官弍領事官。則曰咨知會商。奴才等伏思該俄使既
與其國領事官向用札文。諒該管邊界官領事官亦不過
與奴才等所屬卡倫侍衛。烏梁海總管。各員相等。奴才等忝膺
封疆重寄。若與該管邊界官領事官行用咨知會商之文。
未免有失
國體。若照俄使行用劄飭屬下之文。不但該俄官等萬不遵
行。且從中另生枝節。愈形棘手。烏里雅蘇台自設立以來。
並未有與俄官行文會辦事件。今既有會辦事件。又不得
不與之行文。無論並無臺站。行文不易。即使專差前往。又

不知該俄官等居住何所。無處投交。儻因言語不通。為俄人所執。該國反得以我國之人擅自越界。有背和約為辭。即使此次竭力遮至。以後事故日增。恐無底止。不可不慮。至該俄使照覆中各語。大約不出二端。或借此欲激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令烏城從此與俄國通文。豫為日後援亂邊疆。蠶食土地起見。或現因該國之人。業已擅行越界。實與和約大相違背。該國辦理。袒護無由。故作反詰語。以伏日後狡賴之階。然此等伎倆。祇可施於猝不及防之時。安能容其復施於今日。該俄使既知有和約。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自應即時行文該國。將此項越界人衆。

照約辦理。因何僅以空文先行塞責。後以奕等未能按照北京和約辦理。不勝可惜。抑或另有別情等語。當試枝梧。其明欺暗詐。鬼蜮之情。昭然可見。奕何能與之通文會辦。即使勉強會辦。亦必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所言。非由俄使轉飭查辦。亦未必遽肯遣回。又安能期其妥速。儻該俄官必須奕等與其會辦。惟有先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趕緊照會該國住京公使查照。如俄國東悉畢爾。西悉畢爾能與奕等所屬之卡倫侍衛及烏梁海總管等行咨知會商之文。則烏城日後亦可酌量仿照辦理。奕等萬不敢先行冒昧行文該國。致貽後患。至此次

具奏各情。實係萬不得已之舉。仍應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前情。照會俄使。會商辦理。
御批。該衙門議奏。
乙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前因通商各
國。將屆修約之期。所有一切事宜。必須籌備。業於本年九
月恭摺縷晰具奏。請
旨飭令濱海沿江地方將軍督撫大臣。各抒所見。並由臣衙門擬
具條說。密切函寄。屬令悉心籌畫。以期共理而濟時艱。仰
蒙
俞允。欽遵行知在案。原奏內遣使一節。本係必應舉行之事。止因

一時之人。堪膺此選。且中外交際。不無為難之處。是以明知必應舉行。而不敢竟請舉行。尚待各處公商。以期事臻妥協。惟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洞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以致遇有該使倔強任性。不合情理之事。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國一加詰責。默為轉移。此臣等所耿耿於心而無時稍釋者也。美國使臣蒲安臣於咸豐十一年來京。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從前英人李泰國所為。種種不合。蒲安臣曾經協助中國。悉力屏逐。迨後回轉西洋一次。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此時復欲言歸。

臣等因其來辭款留優待蒲安臣心甚感悦自言嗣後遇
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
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無人今蒲安臣意欲立名毅
然以此自任其情洵非虛妄臣等遂以送行為名連日往
其館中疊次晤談語極慷慨伏思向來西洋各國互相遣
使駐紥不盡本國之人但使誠信相孚原無分乎區域即
如臣衙門所設總稅務司赫德係英國人辦理各口各國
之事毫無窒礙亦其明證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國人為使
誠不免於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現值修約屆
期但與堅明要約派令試辦一年凡於中國有損之事令

其力為爭阻。凡於中國有益之事。令其不違應允。必須知
會臣衙門覆准。方能照行。在彼無可擅之權。在我有可收
之益。儻若不能見效。即令辭歸。似於駕馭各國之方。不無
裨補。臣等於二十三日復向蒲安臣詳切要約。伊已慨然
允諾。現在蒲安臣不日啟行。事難從緩。謹將臣等擬辦緣
由。恭摺具陳。仰祈
乾斷。如蒙
俞允。請
旨欽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此外應議出使條
規。及籌給薪水盤費。一切未盡事宜。容臣等妥議。另行具

奏。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法美三國以財力雄視西洋。勢各相等。其中美國最為安靜。性亦平和。今擬用蒲安臣權充使臣。而英法二國置之不論。誠恐伊等不無疑慮。臣等因以此意訪之英國繙譯官柏卓安。據云伊與蒲安臣平日相得。情願辭職隨往。並據總稅務司赫德力保上年曾偕斌椿等游歷西洋之法國人德善。實可靠。臣等復查柏卓安德善均能通曉漢文語。若派令隨同蒲安臣出使。兼可以籠絡英法諸國。甚為合宜。此外應否於臣衙門章京中。揀選其結實可靠。文理優長。並能洞悉大局者一二員同

往專司文案。辦理往來函稟。參酌機宜。並蒲安臣酌給木質關防。以便行文鈐用之處。容俟臣等公商妥議。與出使條規。籌備薪水盤費等項未盡事宜。一併另行具奏。理合先行附片密陳。

奏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使臣蒲安臣處事和平。洞悉中外大體。著即派往有約各國。充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餘依議。

丙午。綏遠城將軍裕瑞歸化城副都統桂成奏。據歸化城商民程化鵬、余鵬雲、孔廣仁等呈稱。緣商民等向在新疆烏台一帶。與西洋諸國通商。自同治三年六月間。烏魯木

齊一帶。突被回匪蹂躪。商民四散奔逃。無所歸依。迄今三年有餘。尚未平靖。商民沿途返回之貨。併辦就之貨。無處脫售。是夷商應用之貨。既不能用。而商民應消之貨。亦不能消。以致兩受其困。均難生理。今商民余鵬雲於三年烏嚕木齊亂後。無路可逃。即從塔爾巴哈台口。與俄商相伴出境。從俄羅斯地面繞路。由恰克圖口而回。目覩各國俄商各情形。上下皆賴貿易為生。日盼通商。其由烏嚕木齊亂後。道路梗阻。西邊一帶商民。如魚絕水。無以為生。余鵬雲與俄商伴歸。伊指明由俄邊通商。西洋各國無不禁從。是以叩懇俯念商夷生路攸關。代為奏明。由恰克圖口假

俄國之邊通商。如蒙

恩准。不惟商民等現存之貨。得以脫售。卽西洋各國應用貨物。亦不致缺乏。當此

國家需餉之際。商民等亦情願按所發之貨。除向例納稅外。捐輸釐金。備充公用。至商民等假道通商。如恐小民無知生事。與外夷搆釁。情願自行檢查。嗣後如有行商發貨。程化鵬等。察其商販來歷。貨物可行者。令其前往。情甘作保。如有不妥者。亦不敢冒昧濫行。再商民等由恰克圖口假道行商。仍係向日由新疆貿易之貨。與張家口商民之貨不同。其張家口商民向販運武彝茶斤。係福建省土產。程

化鵬等向辦之貨。係安徽省土產。各不相礙。一應由內地販運。由口外行商。向例應納稅課。祈照舊章辦理。此外應如何另按貨物。令商民抽捐釐金之處。呈懇明定章程示遵輸納等情。查歸化城為商民輻輳之區。向來貿易者。均係往喀勒喀四部落及新疆烏嚕木齊塔爾巴哈台。一帶行商。自同治三年新疆各城淪陷。不惟本地商民。大半歇業。而西疆逃歸者。日如歸市。均無生理。坐受其困。以致游手者日多一日。民既不能聊生。更恐窮迫而為匪。當此經費支絀兵民交困之際。邊方多事之秋。自當設法籌濟疏通。以蘇其困。惟事屬創始。關繫甚重。而軍民生計攸關。又

未便稍存迴護。惟有據情奏懇
恩施。可否准令通商。出自
聖恩。如蒙
恩准。查該商民等向往貿易茶斤。均係駝載。除照例應納稅課。令
照舊章交納外。擬以每駝一隻。馱載茶斤。總以二百五十
斤以下。按歸綏道稅則。每百斤納稅銀一錢八分零。核計
酌增定章。每駝現擬抽收釐捐銀六錢。該商民等均亦情
願樂輸。惟向往新疆貿易者。均係由理藩院領票發給。每
票一張。行商馱貨以二百駝為率。今此創始。行商多寡。難
以逆料。其有往而獲利者。自必接踵而行。否則亦難勉強。

如蒙

恩准。奴才等即張示曉諭商民。如有願往者。先令取保。由將軍衙門發給蒙古漢字印票。令其執往。行文庫倫辦事大臣。轉飭經過各處蒙古部落恰克圖部員。查驗放行。其應設局卡委員書識。及紙張筆墨。官兵飯食。租賃房屋。一切雜費。該商等情願每馱加捐錢四百文。以充公用。並由奴才等隨時派員稽查。俟試辦一年。查看行商如在五十起以上。再行派員赴部領票。暨覈明所收釐銀若干。應如何動用報銷。再行酌定章程。奏明請

旨辦理。

御批。該衙門議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一